

王冠之年

Zoe 佐依子

2020 年是一個王“冠”年。Coronavirus(冠狀病毒)跟 The Crown(電視影集王冠)。

絲毫無法想像整年無法出國，或是國外的人無法自由進出台灣，世界變成一所綜合醫院，沒有一個地方是倖免的。甚至，連有些國家我們已經無法郵寄信件。

約二十五年前，台北被全球媒體選為所有 Business People 最不想“路過”的城市，今天，再有名的音樂家，交響樂團，甚至整齣劇場秀(歌劇魅影)，只能來台灣演出。他們都願意待在旅館十四天的隔離，真是每個人都學到大仲馬的基督山恩仇記精神：忍耐與等待。

王冠，其實應該是一個榮耀的象徵。

第一次到倫敦時，放好行李到攝政大道上的 Laura Ashley 總店，裡面擠滿了要試黛安娜王妃穿的那件水兵領的水玉棉質洋裝。那年我剛好很瘦，馬上就買到，得意得要命，接下來兩三年的重要場合都穿這件衣服，覺得自己好像沾上黛妃的王冠之光，但是在英國音樂節受訓時，同儕的同事都覺得我很好笑，皇室也是人，不用太瘋狂，結果班上還是來了一位酷似黛妃的女高音，還剪了黛妃頭，歌聲又特別的優美，我們一路上都叫她王妃呢！

其實，皇室的人也是人。

隔了兩年，有機會進去比利時皇宮接受頒獎，但進皇宮之前比利時的王后就已經接見了我們這群年輕人，當時真是緊張得不得了，不知道跟王后說什麼話？她人看起來十分的和藹可親，只是像我這樣小小的人物，從未見過這樣的場面，光是她身邊那些保鏢陣仗就很嚇人了，結果王后到我身邊就輕輕地問：你在比利時吃的東西習慣嗎？今天中午吃了什麼呢？我才恍然大悟，原來皇室也要吃飯。

通常是不看電視劇的，因為今年剛開始無法去電影院，於是就訂了網路電影台。看了幾部還不錯的迷你電視劇，就再也找不到喜歡看的，但為了等年底的“王冠”續集，還是繼續訂閱，看了第一集，還有經過所有他的行銷媒體的疲勞轟炸之後，決定退訂。

因為原本是想看這些歐洲的電影與電視，但感覺他們為了要迎合“全世界”的胃口，很多都失去原本那個語言文化的味道，看起來好像都是同樣的寫法，就為了“全球化”，竟然沒有想到要演還活著的人的電影，還是要留一筆啊，就算可以很逼真，那就看紀錄片啊！既然拍成電影，就要有藝術成分，結果一些讓人覺得不妥的劇情都演出來，我想黛妃地下有知，也會想要回人間再說明一下，因為已經有

點誇張，更何況是還活著的皇室，更是情何以堪？當然在歐洲本身就有很受歡迎的皇室八卦雜誌，因為這是一個存在的社會階層，也是讓一般的平民百姓有點作夢的想像空間，然而拍成寫實的電視劇，就在他們都還健在時讓全世界的人來評頭論足，還真是個有趣的現象(phenomenon)？或是個殘酷的對待呢？

另一個“王冠”造成的轉變。

同行說，在歐洲一半以上的音樂家都在今年被迫改行，大部分都是回到自己的老家繼承家業，有的耕田，有的釀酒。大家都將音樂放在心上，先做該做的事，其實以前的人就是這樣啊！音樂是一輩子要學習的事，然而生活也是，只是世界的節奏快到讓我們毫無稍微喘息的時刻，當然能夠一輩子只做一件事是幸福的，但能夠做別的事也是不錯啊！像巴洛克時代最多產的也最長壽健康的作曲家泰勒曼 (George Philippe Telemann, 1681-1767)，他不但是作曲家，也是園藝家，有空就去照顧他的花園，跟他的植物們對話，讓他忘卻在現實生活中的不順(太太跟別人私奔了)；還有布拉格的德弗札克(Antonin Dvorak, 1841-1904)，原本家裡經營民宿兼肉舖，他還

跟父親一樣有屠宰執照呢！小時候家裡連一台鋼琴都沒有，他最擅長的樂器是中提琴，寫了九首交響曲之後，他覺得人生最幸福的事就是跟他的家人在一起生活，演奏音樂也好，在戶外烤肉也開心。

很喜歡一首有關王冠的歌曲，歌詞大意是這樣：

你是我心中的小王冠，出類拔萃，

別人喜歡炫耀，而你卻低調，

別人喜歡聽讚美諂媚的話，你卻只在意真誠的友善眼神，

你像一朵原野裡的玫瑰，慷慨地擁抱所有經過你身邊的人...

祝福歐洲與我們有一個平安的耶誕節(加上一個可愛又慷慨的小王冠！)。

(本文作者為美國 Juilliard School 學士與碩士學位、目前為師大法語中心音樂美學講師、北藝大推廣部音樂美學講師、台北歌德學院柏林愛樂數位音樂廳導聆講師、新竹 IC 之音 FM 97.5 廣播電台節目主持人及專欄作者、好好聽 fm Blue-Stocking 節目主講人(podcast)、出書十四冊)